

跨海公民課：大陸交換學生的台灣經驗

柯曉翔

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生

2010年，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一年。或許是選擇以深度報導作為碩士畢業論文的緣故，我沒有把它看作是寫論文，而當成一場冒險旅程。一旦踏上旅途，走進田野，遇上許多可愛的人們，寫下他們的故事也同時寫下自己的。於是，看似瑣碎煩悶的論文，也變得美麗起來。

故事應該從這裡說起：2008年底，我和姐姐在北京旅行，從北京清華大學，一路散步到北大，由一位當地的朋友作陪。之所以會相識，是透過一位來台灣的大陸交換生牽線，只是當時她人在台灣，我卻來到北京，我倆的所在地頓時互換。

在清華大學詩意般的校園裡，我們三人散步到朱自清吟詠的「荷塘月色」。楊柳圍繞湖畔，荷葉點綴湖面，差別在於不是月色，而是秋陽。這位大陸朋友對台灣很好奇，連問我們一串問題：「宋楚瑜之前不是當省長？後來怎麼不當了？」「李登輝為什麼這麼愛日本？」聊開了，我們坐在荷塘畔，一起比對大陸和台灣歷史教科書如何詮釋國共戰爭那段歷史，聊當時兩岸最火紅的話題——大陸的毒奶事件、阿扁的海角七億。他對台灣的關注，讓我很訝異；但最讓我訝異的是，就算是碰觸兩岸敏感神經的問題，他也很願意用開放的觀點互相討論，這完全顛覆我的刻板印象。

隨著兩岸交流密切，兩岸互看，不再只是單純地遙想，而是可以真實碰

觸到對方。大陸如何看待台灣？我們對於大陸的認識又是否正確？這些問號逐漸在我的心中發酵。

當大陸八五後遇上台灣七年級生

2010年4月，立法委員為了審查陸生來台及承認大陸學歷等修法，在國會殿堂打了一架；2010年8月，立法院臨時會通過陸生三法修正案，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讀大專院校；2011年9月，就會有首批大陸學生註冊入學。這些新聞事件喚醒了我，開始動身尋找解答。

我希望透過大陸交換學生的眼睛看台灣，了解陸生如何建構他們的台灣經驗，台灣帶給他們哪些衝擊與思考？透過陸生，我們更能清楚理解台灣大學校園、台灣學生、台灣社會所呈現的形象，以及未曾注意的盲點。此外，贊成陸生來台



陸生在台灣書店搜刮的戰利品——大陸禁書。

政策的主張之一，就是要讓陸生體驗台灣的台式民主和多元文化，但陸生究竟怎麼看待台灣的民主政治？在實際體驗兩岸社會與政治的差異後，構築出何種意義？相關的實證研究相當缺乏。過往研究越迴避「敏感地帶」，就越讓人好奇。

當大陸「八五後」跨過台灣海峽，跨越海峽兩岸隔絕的藩籬，遇上台灣的七年級生，瞪大眼睛看著對方，看到彼此的相似，卻也看清彼此的差距。

兩種大陸學生

校園裡，大陸學生不難找。但由於話題免不了涉及敏感詞，想要找到能夠無所畏懼暢所欲言，甚至有點「叛逆」的陸生，難度就提高了。一開始我是用「願者上鉤」的方式，寄群組信件徵求願意分享台灣經驗的自願者，他們主動且親切，聊天過程十分愉快，但多數同學的台灣經驗偏向娛樂化，我總覺得少了些什麼。經過老師的建議，我竭盡所能動用人脈關係牽線，認識兩位在清華大學交換就學的陸生，開始滾起雪球來。

當時，王丹老師正好在清大擔任客座教授，開授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」課程，並舉辦中國沙龍讀書小組，吸引許多陸生參加。清大也有「兩岸面面觀」的服務課程，讓台生和陸生互相交流，幾位台灣學生甚至幫陸生安排了一套體驗選舉行程，帶隊觀戰。除了一般性的台灣各地旅行經驗之外，清大陸生的台灣經驗更添加了對於歷史與政治的反思，以及台灣政治的真實體驗。

同校的陸生彼此交往密切，也幾乎都住在同一個宿舍樓層，無法與台灣學生同住，據說這樣的安排是要避免不必要的衝突，例如兩岸學生生活習慣不同、或言談發生口角等。有時候，我覺得反而是我們太小心翼翼、先入爲主了，總是預設陸生的政治立場十分保守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我們深怕兩岸學生因爲討論敏感話題而發生衝突，但無論是敏感詞或敏感話題，不會由於人們迴避而消失，它依舊存在，懸而未決。如果不去觸碰，反而失去許多對話的機會與空間。雖然很多身邊朋友善意提醒我，聊天時不要問太敏感的問題，

但實際訪問中，有時我們聊完政治、民主的話題後，我以「接下來我們來聊一些輕鬆的話題」轉場，反而是陸生告訴我：「我覺得剛剛也很輕鬆啊！」或者一臉興奮地說：「聊敏感的問題也很好！」

我從認識的陸生朋友身上，看到一種青春的能量，看到對美好未來的嚮往。這些陸生，超乎你的想像。他們「貪婪」地挖掘在大陸被禁絕的資訊，接收另一種歷史詮釋觀點，把禁書通通打包郵寄回家；他們傾聽台灣民衆的真實聲音，甚至和台灣學生來一場關於「台獨問題」的辯論；他們爲了價值判斷而感到困惑，雖然還無法下結論，但努力拼湊自己的真相，不再一味接受官方版，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與意義。

然而，不可諱言，我仍然在一些陸生之中，看到無法大鳴大放的恐懼。他們說：「我想匿名，我以後可能要走政治這條路……」、「這段我可以講，你不要寫，我會有政治風險」，他們在閒聊時猜疑，政府是否有派職業學生監視他們的言行？回大陸前，電腦最好重整？回去後，通聯會被監聽三個月？

就算身在台灣，仍有部分陸生謹慎地約束自己的所言所行。在自由的土地上，仍無法獲得真正的解放與自由。最讓我不能理解的是一種安於約束、渾然不覺的自我設限。有些陸生告訴我：「其實我們現在大陸很開放，可以自由表達意見，只要不公開宣揚就可以了」，這種看不見天日的意見交流，是哪門子的開放與自由？

有人說，台灣就是太開放、太自由，才造成政黨對立、社會混亂。但在台灣，你可以自在地呼吸，不用擔心言行是否政治正確，不必害怕自己會有風險或被清算，這是對於身爲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，也是台灣相對於大陸，最可貴的地方。去除恐懼，才能達到公民意識的解放，公民社會才能生機蓬勃。

我看到的兩種大陸學生，是否也代表大陸社會兩種力量的拉鋸與矛盾？

活生生的選舉

2010年11月26日，我和台大陸生觀摩台北市長郝龍斌的選前之夜；隔天投票日，和清大陸生一起來回台北市和新北市觀戰。這也是我25年頭一遭，如此徹底「投入」台灣的選舉。

在我原先的想像裡，陸生可能傾向參加國民黨候選人的場子，避免去民進黨候選人造勢場合曝露身分，以免引起衝突。事實證明，我又猜錯了。他們兩者都想去，想要對比兩者的不同；甚至在選舉結果揭曉後，對於民進黨籍蔡英文的興趣遠高於國民黨籍的朱立倫，一位女生告訴我，因為想看「敗選者怎麼處理」。

來到蔡英文發表敗選感言的場合。碰到陸生聽不懂的台語時，清大台灣學生使勁地向陸生同步口譯。或許是台下民衆的感傷情緒感染，這些陸生聽著聽著，眼睛有些濕潤，儘管濕潤的原因不盡相同。有人說，民進黨的宣傳能力確實略勝國民黨一籌，「蔡英文說得我都想哭了」，有人想起祖國被關在監獄裡的反對派，「台灣竟然允許一個失敗的反對黨集會！」他套上大陸的語境，又加了一句：「還允許他們講反動顛覆的語言！」

人還在蔡英文的場子，就傳來隔街朱立倫競選總部的鞭炮聲。短短四百公尺的距離，今夜陸生見證了兩樣情，敗選者的風度與勝利者的欣喜，在他們眼前成就了一場活生生的選舉。

陸生對台灣學生說：「你們活得比較真實，可以自己影響政治。」我們卻反問自己，這真的是民主嗎？投票前一天，連勝文遭槍擊事件過後，帶隊的清大台生在臉書狀態寫道：「明天，我要怎麼跟陸生解釋台灣的民主？」

很多問號不知道向誰問起，不知道槍擊案的真相，不知道民主是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但當我在艷陽天，看到家家扶老攜幼出來投票；看到陸生緊盯著彩券投注站的電視跑馬燈，深怕錯過選情最新消息；看到陸生置身於造勢場合，認真聆聽候選人發言，感受選舉氣氛；他們的眼神放射出一樣的光芒——那是一種專注的凝望，和對社會的熱情。是啊，我覺得活得很真實，我們可以握著選票，謹慎地蓋上自己的選擇。隔天，旗子撤了，宣傳車不跑了，生活照過，一切回歸平靜。這是我們選擇的生活方式與態度。

我們與田野對象之間的關係實在很微妙，不是一種單方面的給予和接受，而是雙方的互動與反思，但很多時候，我總覺得他們給我的遠勝於我能給他們的。人與人的相遇，以及彼此的成長與豐收，我想，這正是田野最迷人的地方吧。

來到一個新的世界

「它怕你發現真相，會動搖它的政權；它放一個罩子在這裡，民衆看到的就是它給你看的東西」一位大陸女生這麼對我說。她口中的它，是大陸當局。於是，在大陸，YouTube、FaceBook



陸生指名要看小英發表敗選感言。

通通被禁，取而代之的是山寨版的 YouKu（優酷網）、人人網，資訊經過審查，自成一個小天地。

來到沒有綠壩、防火長城（指大陸政府在國際網路建立的網路審查系統）阻隔的台灣，資訊、故事、歷史突然串連起來。這位女生說自己像個小白鼠，「來到不同的實驗環境，一個新的世界」。

在台灣接受不同歷史詮釋角度的碰撞，也對陸生的歷史觀產生強大的衝擊。一位陸生說：「我現在已經不敢相信任何事情了，我需要對方提出客觀資料作為佐證，我才能相信它是真的。」我問他，會不會做價值判斷呢？他立刻回答：「肯定要判斷啊！畢竟一個人的思維就是從判斷的過程中，獨立出來。」但目前的他能力有限，無法找到完整的史料，拼湊真相，「假設歷史能成爲一個人，站到我面前，我真想問他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大陸男生說的話：「我從一個不正常的社會，來到一個正常的社會。」他說，之前一直處在不舒服的狀態，現在是舒服的狀態，「這是我第一次去感受這樣的社會，各種各樣的群體都能爭取自己合理的言論空間」。

身在台灣的我們，很難想像話語權利的剝奪。當兩種環境產生出對比，我深刻體會，一向視爲習以爲常的事物，其實是如此珍貴。一旦生活在恐懼之中，或是安於框限，陷入不知外面世界何其寬廣的麻木不仁，是很悲哀的一件事。

有陸生在返回大陸前，已經準備好翻牆工具，希望回去可以派上用場。到達機場時，他還在臉書寫道：「在機場，快要進入牆內了，在發條狀態。」我不禁想著，真正的圍牆，或許不是防火長城，而是心牆。只要心中自由寬闊，統治者設立的圍牆，總有一天也會傾頹。

某天，我在臉書上看到他的身影，心想，「已經翻牆成功啦！」嘴角忍不住露出笑意。

我們的公民課

2010 年就這樣過去了，一批陸生走了，又一批新的陸生踏上寶島。我看著陸生努力寫下的繁體字明信片，心中有無限的感謝，謝謝這些可愛的陸生朋友，願意與我分享故事。

我將陸生的台灣經驗定位爲一堂跨海公民課。陸生從兩岸媒體呈現政治人物形象的差異，以及台灣社會各種聲音與多元文化爭相展現，對台灣公民意識有相當程度體認。而許多陸生在台灣，也親身參與公民論壇對話、政治與社會活動，涵養公民意識。

採訪過程中，最讓我感動的是和清大陸生、台生一起觀戰五都選舉。當台生爲陸生規劃行程、同步口譯台語，當陸生眼眶濕潤地看著蔡英文發表敗選感言，當他們邊吶喊邊揮舞小旗子，這些片段，我想我不會忘記。與其說我們帶隊，不如說，是他們讓我們好好看了一回自家的選舉。

陸生的跨海公民課，也是我們的公民課。